

■ 玉渊杂谭

再过几天,横店“圆明新园”就要正式开园迎客了。对这种仿古主题公园素来没有好感,更何况此等占地6200多亩、总投资300亿元,足以秒杀市面上所有翻版建群的规模。“圆明园”究竟可不可以被复建,我想现在对此多做讨论已是徒劳。毕竟资本游戏不可能有什么文化担当,钱是人家的,玩法不重要,赚钱是王道。

■ 桂下漫笔

大学校长的言论很受关注,特别是著名大学校长的演说词一公布,总会吸引大家的眼球,在自媒体时代尤其如此。前段时间,我的朋友圈里有一篇大学校长演说词广为流传。碰巧,手头有一本清华历任校长演讲集,收录了从民国时期的周诒春、罗家伦、梅贻琦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蒋南翔等清华校长的演讲。逐篇读来,感慨良多。

不过,真正令人思考的,是民国时期诸位校长的开学演讲。这些演讲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十分详细地报告学校收支、基建、用人的情况。读着读着,让人产生一种错觉,这是一个校长对学生老师的演讲吗?怎么倒是给领导作工作汇报呢。不信?请看。

■ 随想随录

西单路口

文·弱水

1
每次走过西单路口,我都会想起一位作家朋友。他曾说自己写小说的困惑之一,是不擅长对女人服饰的描写。我想他倘若在西单路口坐上半小时,这个问题便不成问题。他将会看到各式各样的女人,穿戴各式各样的服饰,流行的,复古的,朴素的,张扬的,年轻的,年老的,外地的,本地的,阳光的,灰暗的,贫穷的,恋爱的……他终将辨认出最适合的那一套,赐予自己爱恨交加的主人公。

2
那天到达西单路口,跳跃的计数器显示还剩30秒。够不够穿过这条我所走过的最宽阔的马路?犹豫了1秒,还是身不由己汇入身边前行的人流。计数器跳跃的节奏让我心跳加速,脚步已无法更快,而身体、身体感觉要倾倒。

3
地下通道里一般都会有街头艺人。有时是抱着吉他唱歌的,有时是坐着凳子拉二胡的,有时是铺了一地书法作品写大字的。口袋里零钱时,我就顺手取出放在地上的袋子里。反正靠它们也买不起房子,不如这样用一块钱相互取暖。

4
等待绿灯亮起的时候,他将脸朝向我。那是一张布满皱纹的深色的脸,浸透了阳光和风霜。

5
地下通道空荡荡的时候,一般意味着地面上的不远处,正在进行决定这个国家命运的重要活动。他们可能认为看不见便是安全的。而我这样胆小的人,却总是提心吊胆地想象,越是表面的空荡荡,背后越充满了危险的东西。

仿古风能否换个“玩儿法”?

文·杨雪

和周边有欠发达的市容互相辉映,反而被这种诙谐气氛逗乐。没想到的是,云冈石窟的一系列粗糙仿古建筑却倒了我寄情古迹的胃口——可能是迎宾之需吧,从进门起,灰黄粗糙的立柱、大殿、宝塔、亭台一直将游客导览至石窟处。不管是远观还是近摩,造成的人造园林和千年的精美石窟实在无法共融。我倒宁愿踏着朴素

谁也不乐意干。对于开发商而言,无需考据的简单仿古貌似是最不费脑子的一项工程;资料、图纸和文化噱头都是现成的。借古人智慧,炒今日冷饭,一炒一个香,谁都来分羹。此乃文化产业的“文化”——扎堆赚快钱,正如影视创作圈的“古菜情结”一样,战争、神话、官斗泛滥。而对于科幻这样强调创造性和前瞻性的题材,他们永远缺乏想象力。

据说此次建设“圆明新园”,影视拍摄是重要目的之一,那就不得不提北京大观园。30年前,同样为了拍戏,红学、古建、园林、清史、民俗等多方面的专家学者,根据《红楼梦》小说中描写的园林建筑、山形水系、植物造景、小品点缀等,共同设计建造了大观园。由于忠实于原著的时代风尚,大观园一直美名在外,以至于有些人错以为它本来就是古迹。那么这座带着浓厚底蕴的从书里“走”下来的仿古园林,能否给盲目的仿古风一些启示?

木棉,原产于印度,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植物,生于我国南方。橡树,分布在北部较寒冷地区,我们知道橡子是松鼠最爱的食物。木棉和橡树,天南海北,事实上很难做到“根,紧握在地下;叶,相触在云里”,伟大的爱情岂不成了“异地恋”?

木棉

文·陈超群

其实舒婷在写完《致橡树》后也知道木棉和橡树不可能在一起,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《真水无香》一书中,收录了舒婷的一些随手散文,其中有一篇就是对《致橡树》这首诗创作过程的回顾和与木棉有关的生活花絮。

文·胡一峰

是一项应该报告的情况,所以梅贻琦的演说中仍有这么一句:“本校经济方面,现幸照常进行。”

教授是否将返校教学,都在校长演讲词中有一席之地。比如,1928年,罗家伦在演讲时对各系所聘教授情况进行了介绍。而在1929年的演讲里,他不但介绍本校的教授,而且对刚从剑桥大学、芝加哥大学、东京帝国大学等来讲学的教授也作了通报。

再观梅贻琦。他1932年任清华校长,是清华历史上乃至中国教育史上最著名的校长之一。梅校长的开学演讲中,经费问题依然是重点,他虽不像罗家伦那样算细账,但也把经费的来源和去向交代的一清二楚。当时清华大学的经费,主要来自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。1932年春,因为国民政府财政问题,庚款停付一年,清华经费也受到影响。经与政府协商,借维持费100万元。在这一年秋季学期开学演讲中,梅贻琦首先向大家说明了这一情况。次年,梅贻琦还是把学校经费状况列为开学演讲的首要内容。他说,“现在本年三四五月庚款已陆续领到,六月份的尚未拨付,大约不日可以拨到。至七八月拖欠的,现本校正与中基会议法催财政部补齐。”虽然简略,却也清晰。1934年,学校经济没有大的变动,但没有变动本身就

■ 艺苑

渡轮 (油画)

谢德涅夫 (俄罗斯)



■ 吾心吾性

诗人汪国真

——来自非热爱者的一份悼念

文·杨富波

汪国真去世了,才59岁,在这个年代,他去世的有点早。他去世当天,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很多人都转发了一条新闻,而好多转发者平日和文学、诗歌打交道并不太多。这或许多少说明作为一个诗人,汪国真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了当前很多诗人。

我在高中时(九十年代后期)也读到过几首汪国真的诗,应该是在《读者》之类的杂志上看到的,还有印象的大概也就是《热爱生命》这一首了。此后,再见到汪国真这个名字,是前两年的“纪念‘汪国真’20周年”,出版社重新出了他的诗集,我仅从报道中知道了。

它们的确缺乏“高大上”的技巧,显得不够“高明”。说它是哲理诗吧,它又过于浅薄缺乏深邃;说它抒情吧,它又失之单调偏于抒情,说它通俗易懂吧,它常常太过简单乃至苍白。

那个角度说,汪国真所创作的这些格言,并不是没有价值的空洞的“能指”——只是,它的“所指”需要读者自己去填补。有时候,我们读起来,也会觉得有所感动。